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十九 曾子問 第二册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訂義注既葬祝畢獻而止惟嘗禘宗廟俟吉也

疏經云祝畢獻止謂祝受獻祭禮逆畢不獻佐食以下云惟嘗禘宗廟俟吉也者謂為當禘之禮以祭宗廟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祢祀之時其喪所朔夕朔奠知者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朔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君尚爾明天子之得也

疏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

按特牲饋食禮記延尸於奧迎尸而入即延尸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註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止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止按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皆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

也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吏不勸侑其餘依禮常數也又熊氏云三飯不酳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者謂惟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自啟以下謂欲葬之時從啟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云反記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及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

五祀攝主稱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雖行此禮而已而已是語辭也皇氏云已止也延畢集及哭在葬後曰既葬而祭者謂葬而及哭之後　又案此說亦可疑正王制所謂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以私喪卑不敢以卑廢尊玩惟字義則他祭皆廢可知何五祀之有

疑義註既葬彌吉郊社亦然疏犯葬太甚吉祀行此禮王制云天地社稷者也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周也禮商周云自祭主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註云郊社亦然

昔共工對云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何趙商之意莫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嘗終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啓葬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來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其有越紼行事數云郊社有常日日啓至反哭自當碑之者郊社既有常日不定相待天祀既畢若與啓反哭日相逆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廢遠祭時除越此紼而注起之五祀去殯處近暫注則還其不為越紼水

既祭不行以初崩哀感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

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

祀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

廷華紫彌更也其意以謂既殯已吉蓋則更吉

其舛甚矣既未甚吉說舛亦如之至所謂越紼

若其不過越竊而上之謂若以遠近言則遠固
越近亦未嘗不越也其說難謂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
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訂義註此祭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帥循也
所未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帥風
禮也此釋話又以經云奉禮天子按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云奉禮如天子謂諸侯大祀亦祀天子故云謂五祀之祭是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今此諸侯祭社稷其遂喪節制與五祀司故云社稷亦然按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奉起得奉術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奉而身在

國者或値君憂及夫人之喪其弱子所無得奉循天子者也廷革案廢矣又
言紳天子者言始聞喪至殯皆不祭既殯則祭
并言散及反哭時亦不祭既乃得祭也所謂越
紼行事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
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
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
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
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
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

訂義註行者齊衰異門則祭室中之事謂賓長獻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若十一無服謂若男男之子從母昆弟疏男以下此等於已雖服緦而於祖稱則無服然此皆毋祀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為主母親於之服緦於祖禰無服然此皆毋祀以父為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之為小功然氏云亦廢祭也皇氏云以從故於父無服不亦祭也特經云緦不祭所祭其死者無服則祭按緦為丈似不間小功故鄭以緦服群之皇氏慎加小功其義非也疏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歷序三年之喪齊衰大功者以曾子問廢者幾孔子對云廢者有九淡歷序九種之事一一備言此大夫祭者

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但三飯至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北面而已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獻尸尸酢主人主人乃停故云大功酢而已矣小功於緦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

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凡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牖南面佐食在室中尸西北面但注以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若致爵之時至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註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此小功緦麻兼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上廢則知內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按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

後祭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禰俎既陳當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夫為貴妾緦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之屬皆不祭孔子見曾參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為十一此亦謂祭宗廟禰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辦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辦內外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輕親伸情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所祭謂士祭祖禰而死者也

雖為總袒稱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常祀卿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略諸侯也大夫益略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訂義註不者為其苟語忘哀也虛者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疏此一節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若子禮以飾情凡行吉凶之禮心使外內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內情故

云哀以飾在內之情故冠冕文彩以飾至敬之情麄衰以飾哀痛之情所以三年問云哀服為至痛飾也故云君子禮以飾情也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非飾情所以為虛也言虛者弔與服並虛也何者若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已本哀是已服為虛也若心存於已哀忘彼而哭彼則是於弔為虛也故註云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

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訂義註言君喪以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集說曰君重親輕義斷恩也殷祭謂主人也支子則否疏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於後無所後追祭故云否也○迄華素方為君服不服親疏服曰過時弗除者謂當廢除服之祭也孔子曰有若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者答以重喻輕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遣

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者謂成喪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未在親始重之日尚不獲伸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殷祭謂大小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言初乃爲身有君服不敢爲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爲親行私喪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也故盧氏云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祥私服之禮庾蔚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

而可已有君服之時已私服或未小祥是以總謂之殷祭而不得云再祭殷大也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故謂之殷祭也禘祫者祭之大故亦謂之殷祭但此論大夫士則不應有禘祫此殷是祥除之祭也有殷事則之君所鄭以為朔月月半薦新之奠此又比朝夕為大也各有所指不嫌殷名同也陳氏集說曰孔子言君服在身恐違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初死尚不得成服終何行除服之禮乎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

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訂義註弗除以其有終身之憂孔子言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疏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為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許得可乎據制以答此所以不除意也孔子曰先王制禮各有時

節若過則不追擧是禮之意也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為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擧之事以證之過時不祭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思親故設祭者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為禮也若過時不祭如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行殷祭其四時之祭過時所以不追者假令春夏祭本為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追也且今年春夏雖過時至明年會應復

有春夏故當時則祭過時不補前祭祥非為感
時正是孝子為存親存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
服已伸孝子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訂義註君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

月半薦新之奠也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歸殯反於君其衰離主於君大夫室老當送夫士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言內子者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適妻也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既君薨既殯是君喪在前殯後親死哭父母喪在後執喪痛甚恆君於家是隆於父母也如既葬而歸者以言送君則葬厭而歸則不待君之虞祭也其君喪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云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服然服也君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知不私服者上文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主於君者以君未殯則君衰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喪亦重君與親喪既卒相雜君爲尊殯主意於君故尊常恆在君所攝者以太

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之朝夕之奠有司若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亦爲其不可廢其大夫尊故遠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内子者於傳二下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爲内子而已下之故吠爲總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鄉妻曰内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期夫大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名爲内子六妻爲夫之君加婦爲舅始服齊衰者此喪服文也○廷華宗大服君服皆尊君之大義此歸居者哀親之全說二者竝行而不作也疏殷大也孔子答云君殯既訖君

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於家以治父母之喪若

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夫事則臣適君所以哭

君君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惟在家爲父母治

喪故云朝夕否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

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恒在君廬人問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答曰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又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答曰歸殯父母訖反於君所以未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故云朝夕否盧氏云歸葬反於君所者

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殯之日虛云歸哭父母而來殯君則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上文明大夫禮節此明婦人之進止君既殯而歸有舅姑之喪大夫者卿之總號內子者卿之適妻以前問君薨既殯有父母之喪此明君既殯後而婦有舅姑之歸居於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往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

未殯而有男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

疑義疏盧氏曰以此言之則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猶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

達華案君臨殯自應待君殯而歸若去君殯日遠則正曾子所謂木殯孔子所謂歸殯者盧說下疑與記悖耶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訂義註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謚謚

當由尊者成誄天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

為賤誄制諡於南郊者云受之於天然非諡者

謹當請誄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諡公疏

手既首報郭之時既公羊者而為此言此白虎 迫云天子廟大佳於南郊請天以諡之者為人

佗子異不欲長大其者北悉揚善此立而郊明 不得欺天也北白虎通云名處諸諡世子處告

於人子天子化遣大大曾再而謚之又稱多云 公故文子舉其子戊請諡於名曰日月有時將

堊矣請所以曷其色者大大當請誄於名則諸 佚理當請誄於夫子云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

首枝人史職云小衆略諡郎云小長卿大 夫也物大人言略之誄明諸伏之長亦然 賤 此

一節諸諡由尊者出之事賤不誄貴者是其禮

也所以然者凡諡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者

伏幼賤者為之則自欲先揚在上之美有爭實事故下為也惟天子稱天以誅之者諸侯及大夫其上猶有尊者為之作於其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故惟為天子作誄之時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專也諸侯相誅非禮也者非但賤不誄貴乎敵相誄亦為不可故云諸侯相誄非禮也既賤不誄貴按襄十三年左傳是子囊為共王作諡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此不言君臣兄弟而言貴賤長幼者廣包餘人非唯君臣兄弟而已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椑薄壁反謂杞共音恭免音問

訂義註曾子以其出有喪倫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共殯者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亞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麻弁以下為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杖者為

已葬闕謂毀宗也柩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
冠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毀宗周柩入
毀宗禮相變小斂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
不括髮者行遠不可以無飾升阼階者親未在
括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

疏知此謂大斂者以下文云如小斂故知此謂已大斂也云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者按士喪禮云小斂苴絰大鬲散帶垂又禮說始死布疏亦冠成服以來其服不以故知縷服布深衣苴絰散帶垂云其餘殯事亦皆其爲以遺不可謂故知其也經持云共頓服者舉主人踊爲坐身著疏哀疏哀是齊哀也是者非履非雅謂麻服也其身已葬者祖杖故云疏哀非杖也做七之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喪在外仍者疏哀故知不忠成服於外也云麻斤經者布弃而加踝絰也者布升謂當方十五升與子游京衰

及詩云麻衣如雪同如加環經者服記云小斂環經是也云狀者為已病者以士喪禮服狀同
時今服未成而已狀故云為已病也曰闕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也謂毀此宗廟之墻其虞室
闕故謂之闕云柩毀宗而入殯於生也者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正
指於西階之閒殯後即位註云正棺者家既小歛出于宮也於此之時服殯服也云既塗而成
服皆謂服服既殯而成服也云毀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者復乃云毀宗躐行毀道
也既云毀宗始云躐行是先毀宗後躐行也是從內而出故云毀柩出毀宗小斂上之所言謂
大斂之後此謂未大斂當小斂以後之節則於古不者麻弁身不服疏衰北首者免身者布深
衣而從柩也按士喪禮從免至成服主人皆者深衣故知小斂主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小斂
主人髺髮今者免者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者免也其柩入之時入自門不自闕也計自作
階不由西階也故非云況大在棺猶如生也言祝柩之循更然尊卑之異非但君亦於道路諸

從喪大夫上一等也疏此論諸侯出外死以喪歸之事曾子問大夫子云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其出之時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戒備也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以椑棺而從出既有備今其入也如之何云親身棺曰椑者按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從外鄉內親身也檀弓注云椑堅著之言也謂椑雖親身天子椑內猶有水兕諸侯公椑內猶有兕諸侯以為椑親身也云其餘可死乃具也謂除椑之外大棺與屬若在家年老亦死前為之今出疆椑從年木老欲大棺

等死後乃具也孔子曰共殯服者於是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也於時主人從柩在路以棺柩未安未忍成服於外唯著麻布也謂布弁布弁之上而加環絰柩入宮之時既殯宮門西還墻從柩而入其升堂之時自西階而升必西階者以柩從外來如賓客故就西而升階就客位也建華紫始死雞斯至成服乃冠此云麻弁非也蓋記者誤耳或云行道宜冠然不有免可代冠乎令姑合註疏說存之

疑義註布弁如爵弁而用布弁疏按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弁是服之祭冠明弁經以周之祭冠故知爵弁也疏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按王制云絞紟衾冒死而後制此云戒備謂衣衾者熊氏云此言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為之

延華采布弁當如皮弁白色而用布爵色赤黑不應服也崔氏素冠說則并以未成服而冠為常禮不可為訓又王制所謂死而後制者以家居言若出疆則自應預作不但裁也孔氏以居

家之事例之出經說既不可通乃以栽字解之

曲而未當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封音窆

訂義註遂遂送君也子嗣君也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縗經六遂既封而歸矣君後既引在塗而言送故知遂送君又云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君待封皆既畢必待子還之後令經云既封而歸非封殯也故知封當為窆窆下棺也後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令臣聞君喪故去冠而笄纚今臣有父母之喪葬在於塗首先服免忽聞君喪若著其笄纚則與存常

吉問以者不可無飾故括髮也知髽時著免者以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故知葬時若也之疏此一節論君葬在路遭父母之喪或父母葬聞君喪之事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

訂義註貴祿重宗也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疏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己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

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為祭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為祭上云庶子為大夫此亦當云為庶子者今云介子某者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故云使若可以祭然故稱介子

疏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就宗子之家而祭以廟在宗子家故也宗子祭時祝告神辭云孝子某孝子謂宗子也某是宗子之名介子某介子謂庶子為大夫者某是庶子名也薦其歲之常事告時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必知庶子在者以經云祭於宗子

之家是大夫就宗子家而祭也

疑義 註上牲大夫少牢疏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此大夫者指諸侯大夫故少牢知此是諸侯之大夫者以下文云宗子有罪君於他國言他國則是據諸侯也以文相違接故知此大夫是諸侯大夫也此其異說

違華柴此當兼天子大夫太宰言註止言少牢其說未協疏以下章他國說為諸侯大夫之証不免牽合蓋下自為一章不相聯絡也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

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依注假為擬經作陳辭如字
訂義註謂宗子攝大夫謂大夫攝宗子凡不者皆辟正
主厥厥飲神也厥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
奠之且饗是厥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
北隅是陽厥也不旅不旅酬也不嘏不嘏主人
也不綏祭謂令主人也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
妃配某氏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謂取觶奠於薦
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內俎也謂與
祭者留之共燕謂共燕內已不歸胙辭猶告也宿賓之辭
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縱疏敢若宗弟三字若子弟貽移

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疏宗子攝大夫者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也以其無尸設饌飲神之獻饗而厭飲是也云厭有陰有陽謂一祭之中有此兩厭下文有陰厭有陽厭是也特牲云旅酬之後無算爵無算爵之後祝告利成尸起主人降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所謂陽厭陰厭者少牢特牲禮文祝酌奠者謂祝酌奠於鉶南且饗者祝奠訖且復以辭饗告神也是室奧陰厭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謂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云餕讀為嘏者以古方之嘏是福慶之辭少牢云嘏於主人嘏字古旁為之祭禮非主人受嘏故知不嘏不嘏主人也云不綏祭謂今主人者謂欲食之時升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故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今攝主則不綏也所以無者凡將受福先為綏祭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綏者少牢禮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祝命尸綏祭尸

取從及舂授酢祭於豆間是謂之綏祭綏是減毀之名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也云今主人者謂今攝主人也云綏周禮作墮者以綏是綏安之義墮是減毀之名故從周禮墮為正守視云既祭則藏其墮是也不配謂祝辭直言為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若云某妃某氏子氏之類也布奠奠指主人列賓之時賓在西前來南主人布此奠爵於賓之北賓奠而不舉者賓坐取爲北之爵奠于爲南西不舉用以酬先弟此則不旅酬之事而更別言者以上文總云祭祀是主人之事自此以下更別論禮有闕故並言之云此酬之始也者特將牲禮云賓奠之後主人獻衆兄弟內兄弟說乃行旅酬故云此酬之始也云奠之不舉止旅者謂上旅酬賓之事而不爲也不辭由者辭饋也謂不歸祝內於賓也留之者賓客正祭諸助祭之賓客各伏歸俎令擧主不獻饋俎內於賓故注云謂與祭者留之共然云賓賓之辭持特牲云乃賓尸注云賓續爲南南進也進者伏知祭日當來云賓賓故云賓賓之辭若問則者云

宗兄若宗弟其昭穆異者宗子輩祖父支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故云而已　疏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孔子答畢更為曾子廣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為大夫在家法其祭之禮按少牢饋食司宮筵于奧設饌畢祝酌奠於鉶南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所謂配也今攝主則不配少牢又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執祝前之觶祝命尸綏尸取菹換於醢祭於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綏祭也尸飯

十一飯訖主人洗爵酳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所謂綏祭也今攝主不綏祭少牢又云主人左執爵祝與二佐食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所謂嘏也今攝主則不嘏也按特牲主人受嘏之後獻祝及佐食訖主婦獻尸及祝佐食訖乃賓長獻尸尸爵止未飲主人主婦主相致爵訖尸乃飲止爵以酢賓賓飲訖賓獻祝及佐食洗酌致於主人主婦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

又獻衆賓訖尊兩壺於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
人酌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奠爵於賓之薦北
賓取爵來西奠於薦南所謂布奠於賓也今據
主主人奠於薦北賓取奠於薦南而不舉也主
人獻長兄弟又獻衆兄弟訖長兄弟加爵於尸
衆賓長又加爵於尸訖酬子舉奠舉奠訖賓坐
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
衆兄弟所謂旅酬今據不旅酬也不旅者謂所
將祭旅酬之時賓奠不舉不為旅酬也旅酬是
賓主交歡之始今據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

不嘏不綏祭者嘏是主人受福綏是將欲受福
先為綏祭今辟正主故不敢受嘏以其不嘏故
不綏祭也不配者以祭初尸未入之時祝告神
辟曰以某妣配某氏侑告考妣今攝不敢侑禮
略言皇祖而已此經所陳從祭末然後以次至
祭初逆陳之必逆陳之者皇氏云以其攝主非
正故逆陳以見義辭於賓非但祭不備禮其將
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
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也故云使某辭

說長注此不厭若不陽厭也
說今攜主不為此
陽厭也此宗子有
罪出在也用庭子段為攜主不故偏禮故於祭
未不為陽厭之祭所以不為陽厭者陽是神之
厭飫所攜主謂退以若神未厭飫然也攜主不
厭謂不陽厭者厭是厭飫凡厭是神之故饗上
大大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也下大大不
貴尸有陽厭也共天于諸侯明其乃為釋祭求
有陽厭也故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謂
天于之禮天子說爾諸侯無然此謂下大夫攜
也從有陽厭以其攜主故闕陽厭若上大夫本
無陽厭可闕知此不厭者不陽厭此皆逆陳於
祭未者先言故
知不陽厭也
逮華案陰厭陽厭陽祭之名正祭不應言厭此
記言不厭蓋誤姑存之注又祭陰厭陽以不陽
厭斷之疏復以記文先後之義為解不知陽厭

固在後然記第言不厭焉知不以陽厭厭然陰厭而但以為不陽厭非武斷乎相在爾室詩亦不當第以厭祭言也上下大夫說少牢禮詳之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訂義註祭者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言祭於家容無廟

也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至子可以稱孝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順首本也誣猶妄也

疏所以不祭於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卑賤遠辟正主正主謂宗子也據鄭此言宗子去在他國謂有爵者若其無爵在家本自無廟何須云不在廟辟不主也鄭必知是有爵者以經云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庶子云無爵明宗子是有爵此宗子去他國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注云宗子去國可以廟從謂無罪也祭於家者孔子上為曾子哉宗子身在外此人說宗子身沒爾告於所祭之墓而后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也從上以來雖望宗子有爵而言其廟在家今宗子附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子庶子之家是容宗子之家無廟故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亦廟其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

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故也宗子既死庶子祭時告神但稱其名不得稱孝辟宗子也又上文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孝子是宗子之稱今直言名不言介若宗子在得言介子某今宗子既死身又無爵復稱名不得稱介故但言子某為其常事身沒而已者其不稱孝者惟已身終沒而已至其子則稱孝已以庶子合稱孝者庶子身沒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子遊之徒以其禮無王文故孔子引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而用此禮而祭若義也若若順也謂順於古義故云若義也今之祭者不當其義故談於祭也者謂今日世俗庶子祭者不尊本義之道理為此祭故云經於祭謂宗為祭之法不依典禮

疏此一節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各依文解之曾子以孔子上文云宗子有罪居在他國庶子為大夫得在本國攝

祭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與否故問之孔子曰祭哉者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待祭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故註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者宗有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惟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

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依註附作備

訂義註曾子言尸無蓋無用為厭祭亦可若以厭時無尸弗成者厭飫而已不成其為人成喪無尸與不成人同孔子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曾子又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弗

為後者族人以其所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凡不若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祭肺脊所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陰厭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殤與無後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

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

疏祭是祭神不祭生人令祭生人無蓋元者故云無蓋云無用為普無用為此尸一解云無用為者無用此之為為是助語知祔當為倍者於祭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令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為倍倍祔祭相逆故云祭之惟也經云庶子既不為後宗子理不可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為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為後不以父服服之鄭註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其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凡殤皆與絕屬者同故喪服記云宗子孤為

殤死者大功喪小功喪皆三月據與宗子小功
以下及無服者喪中殤則大功下殤則小功又
云親則月算如邦人則鄭注是也此是族人以
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云明不序昭穆立
之嫡以宗子殤死無為人父之適故不序昭穆
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云代之者主其禮者以
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此祭祀今宗
子殤死明代為宗子者主其適也此宗子是大
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
云凡殤則特厭者以凡殤降宗子之殤故用時
厭云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者植與云卒哭
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無代云殤與無
後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卝據祔
與祭服也疾云吉祭適四時常祭若如疾言殤
與無後者之祭不知何時休止未有闕焉經云
吉祭特牲則衣祭之時以其主成人降用特厭
也此其無者以不祭肺無肺祝不吉利成此三
事示主指尸今以無尸故不為故云此其無尸
也云酒之設未不為尸所有祭殤略無云酒是
降也故云及所降也云祭肺舉肺組利成禮之

說於尸者按特牲少牢尸將食舉肺脊又云上佐食設肵俎載心舌肵者敬也主人敬尸之俎人云無算爵祀米由告利成是舉肺脊肵俎利成之禮並從於尸也云小宗為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為殤而死不顧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是以小宗為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註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末上文庶子不為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為後若非殤則得為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為後若立兄弟為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嬰齊者為歸父之後譏其昭穆故云仲是也

疏此一節論祭有尸有陽厭陰厭之事祭必有尸乎曾子之意以祭神神本虛無無形無象何須以生人象之故云祭必有尸乎若如厭祭之時亦庶可乎

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如此之時其禮亦爾註云厭時無尸孔子答祭以成人之喪者必須有尸以成人之喪成儀其儀必須有尸以象神之成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為人父之道不可無尸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威儀簡略不可象不須立尸故祭殤必厭蓋弗成也者蓋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飫而已是將成人與殤同也

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別端辨祭殤之禮其處有異故記者又言孔子曰其祭殤有於陰厭者謂適殤也有陽厭者謂庶殤也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厭有陽厭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祭殤始末二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殤不祔祭祔倫也謂祭殤簡略何謂倫有陰厭有陽厭也孔子更為辨云若宗子為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為之後其卒哭成事之後祭之以特牲士祭成人特牲今宗子殤亦特牲故云尊宗子從成人之禮也祭此殤時不

舉肺以其無尸故不舉肺脊無所俎若所先尸之所食歸餘之俎以其無尸故無所俎無玄酒者若祭成人則有玄酒重古之義今祭殤厭略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謂既畢今既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供養之禮成也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奧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也凡殤謂非宗子之殤故云凡殤無後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此二者皆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為之設尊于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

陽厭也

疏義註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於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疏特牲少牢禮設饌於西南奧尸未人之前也云尸設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者當祭未設起也謂尸起之後之謂庶子之適子為殤而死然庶子之適一句與下文為總即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或昆弟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子是

適其昆弟昆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
之適云或從父昆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
宗子之父身是適諸父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
亦是庶子之適故云或從父昆弟云無後者如
有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弟謂宗子之
親庶兄弟與宗子同祖今既無後祭之當非宗
子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並是庶子與宗
子同曾祖祭之當非宗子曾祖之廟云此則今
死系共祖禰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
諸父是宗子家親諸父次從兄弟共稱者昆弟
及昆弟之子共禰者斷必假以大功內親共祖
禰者以上文云言祭特牲唯據士禮適上二廟
有祖有禰不士祖禰共廟故鄭假以祖禰同者
唯大功之內親也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
異居之道也者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
父子異官故云有異居之適云無廟者為壇祭
之者士立二廟若然諸父當宗子曾祖之廟宗
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為壇
祭
之

延平案祭成喪者必有尸以下謂祭不可無尸也註謂有子孫為成人並以下無後者祭與此同故言此以明無後者亦未成人非不如殤者皆可謂之成人未無子孫之謂但無後者既無子孫又分下當立後故第與殤祭同凡記言無後者而不言不成人其長可知不當由為之說也人儀禮註疏疑以尸未入以前之祭為陰厭尸出後改饌為陽厭恐辨之詳矣大槩據此記厭為殤祭不當施之成人註說之謬則皆自此註啓之而此註之謬則以未明孔子立說之旨

耳按曾子之說曰殤弗成人人曰祭成殤則其所以疑而問者謂未成人則有厭成以測不應有厭也而孔子之所以兼言陰陽者據下註祭宗子之殤為陰厭祭凡殤為陽厭陰厭用牲如成人陽厭雖用特豚而豚無後者並言大無後者因成喪是孔子之言陰厭陽厭正謂厭祭不與成人同不當謂厭祭為成人禮也如據此記謂當祭尸未入之前及尸出之後皆可謂之厭則試觀下二節所云不舉肺等何一同於成人之祭可流而一之乎至宗子以族人廟在宗

子之家則太祖以下之子孫即絕嗣者皆當祭於其家焉得以大功及庶子為限無后之說尤無謂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大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

父母之喪者乎曰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

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之老聃云柩古鄭元註戢作迷朝直

臨達痁反吳

訂義註惟道也變謂異禮卷黨黨名也就道右

者行相左也聽變日食也反復也已止也合莫

每將舍奠行主不蚤不莫者伐藏夜則近姦寇

安知不見星者為無日而恩作孫止也痁病也

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就疏

道古者行相左也者就道右者以道來為右也按依疏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此既柩行

而交相左者以其遭日食之變止哭停柩而不行凶禮從吉禮行相左或可行相左者云此柩

北出停柩在道來北嚮對南嚮行人為交相左並反則老聃云夫柩務于逆葬不可以迎反今日有食之令止柩就道右不行下知其日食休已之進速既除知其進遠投若遲晚逆至于夜英則豈如行哉言豈如早行為勝哉言當疾行以反於慈赴其古侯也也罪人反齊父母之夜見罪而行令若今柩見若而行使見經當人就黔罪人同非但姓薄人就凡君于行謹之財當奔人後已不可以人之就病悲疾病也病於危之古不可使人之就病於危云之悲也故託云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意古古若日食而務葬速以赴吉反即患有患安而逆停柩待反而行禮也明

祇此一節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一事曾子以葬引至塗值日有食之則有變常禮而停住乎且不變常禮而遂行乎不審其事而問孔子也孔子以已從老聃助葬於巷黨遇日食

之事老耼令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日食變動
既待日食光明及廻而後引柩行老耼稱曰禮
也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
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後
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
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訂義註復始死招魂善者善其問難明也公館
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云亂公註
館若今縣官舍也館遣問曰註此云公所為君
所令使合已者註凱記云公所為若今訓當副

館也此二說與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親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家亦公所為也疏此一節論以臣死招魂復魄之事孔子又為曾子釋私館公館之義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為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為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延華策聘使自當賜舍無私相停舍之理竊謂公館私館皆公所命舍命舍於卿大夫士之家則曰私館公所為官舍則曰公館公館與三字

文義不可解是當有誤姑仍註疏並存之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訂義註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葬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邇故耳疏說

同一經直於中夾貿首內頼之攜入到取一極里一遷村殯殯中史亦經遷殯材取匝而遷意
然後以尸置於總上斿將以從因中令人欲示殤於宮中而葬於
殤與成人同殤塗乃遠其葬當與其棺載之也
問禮之變也史佚欲葬墓如是殤從成人長殤
有所葬乎者則指葬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
質備有所不知召公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斂
於宮中則葬當載之敢者是知失於禮也言於周
公為史佚問也豈不可者言是豈於禮不可此豈
此句句不可不許也史佚失指以為許也遂用召公
之言指許斂於指疏此一節論葬下殤之事下

殤謂八歲至十一也周園也輿擡棺也機者以木為之狀如牀無腳及梳篋也若成人益遠則以棺衣棺於宮中然後云若無遠葬中殤下殤其長殤就無遠乎耳又長大不可輿下殤同盡棺斂於宮中載棺而往之墓從成人也曾子見時世禮變問於葬殤如何孔子據史佚失禮所由之人召公名奭周公云豈首怡非之辭又云不可是不許之辭云棺衣棺自史佚始明晉非但於宮中不棺亦不衣也梁說補正曰張子云園是墓之園園謂栽植草木處也曰誤矣必不

別葬之於園臨川吳氏亦從張子之說淇言曰園墓園與與昇適共以手擧之也機尸之牀也往往就葬也周人葬下殤之禮蓋不用棺但以衣歛尸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衆手昇之以往曾子問若園墓近可如此若去墓之塗遠則與機亦不可孔子遂引史佚之事以答蓋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墓遠方疑於昇尸之下可而召公勸以棺歛於宮中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恐如成人故有所不敢周公曰豈不可孟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之則昇機遠則棺歛而車載

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之佚
依公言行之自是葬下殤若若墓遠則用棺也
然則園即墓園而下殤墓近者史佚以後則棺
斂於宮中而車載以至墓其墓近者即曾子之
時亦與機以往而未常用棺與律載也註亂佚
矣延車業此亦可疑蓋雖下殤無不斂於棺而
載广亦墓之理
疑義亂宗禮手云夏后氏之堲周室中殤據士
庶人也若諸侯長中下殤適者有遂與諸侯庶
殤亦車一乘皆不用堲周與機也諸侯庶下殤

則與機共大夫適長殤中殤亦車一乘下殤無車則與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不殤皆有遣車並不與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則中下殤並皆與機臨歛時當堲周之上先縮除直絕則兩邊交絢之絕悉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落入堲周中故云與機而往也

廷華案此說未的蓋如其說史佚王臣當如諸侯禮有遣車不當與機也至尸落堲周說則幾於扡棄矣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訂義注出舍者吉凶不可以同處疏此一節論卿大夫與君為尸之事曾子言卿大夫或為尸而已受宿齊戒而門內有齊衰之喪其禮如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者此荅曾子云且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陳氏集說曰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延華朱記言出則不後居齊宿之地其不復為尸當易尸而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訂義註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

下者見而下車式者小俛禮之前驅為辟道鄉疏大夫士皆下之者謂尸或出於道路其鄉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者尸當馮式小俛以敬之必有前驅前驅者謂尸出行則有前驅辟道之人也疏孔子曰尸見而

出此孔子因曾子上問為尸之事遂為曾子廣

說事尸之法故此直言孔子曰無曾子問辭此

篇之內時有如此皇氏以為無曾子問者後寫

脫漏非也

疑義疏按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

先視有為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

之尸得服爵弁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國士連言大夫耳按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廷華案尸服卒者之上服據春官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則袞冕為公之上服鷩冕毳冕希冕為侯伯子男之上服希冕元冕皮弁為孤卿大夫之上服服弁則士之上服故註以大夫士

言之蓋大夫可以該孤卿耳不言五等諸侯可知也疏惑於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說故以弁為士祭於公之服而謂大夫為連言耳不知杞合弁冕言之且自以為大夫著冕則自應兼言大夫士胡得曰因士而連言大夫朝祭皆應服上服大夫朝祭皆應冕少牢朝服即冕鄭自為異說耳特牲自禮應弁而記言元端或記據習俗言之不足據也人君禮伸之說曲而未當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

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辟音避與音餘有為為云辟

訂義註有司者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不奪與不可奪二者恕也孝也非者子夏問無辟說疑理當有然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弗知者時多攻取之兵言

非禮也疏人臣有親之喪在上君子許其致事是不奪人之親之心此謂恕也以己情恕彼也按君許非下也亦不可奪親者謂人臣違親之喪皆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也故違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求利祿此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此之謂也二者恕也孝也者恕也者解不奪人之親已既思親以己方人何可奪人之親是就君恕也孝也者解亦不可奪親是孝子思親今不致事不能念親今既致事是不奪思親之情是其孝也

疏此一節論君不奪孝子情之事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至初有司與者

子夏以人違父母三年之喪卒哭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辭辟為是禮當然與為當初時有司強通違之與致事解人

臣喪親在上君子許之致事君子謂人君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者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豈非禮也與以其於禮當然又意謂魯君居喪有金革之事豈是禮也與疑其非禮也故問之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者孔子封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當亦有之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君伯禽卒哭而從金革時有徐戎作亂東郊不

安故征之是有為為之也言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按史記魯世家文云徐戎作難尚書序又云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以此上經云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此云魯公伯禽有為為之故知征之然周公致仕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吏無所為蓋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言不知是不得此禮也疑義疏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

稱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主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

廷華粲哀痛主質不主文皇氏以質文言本非若謂漸文者思親稱深極文者悲哀至甚於情於理其悖甚矣況孔子第言夏殷可以意斷之謂周人卒哭致事乎要之訃於君時即當致事既殯既葬說本是可疑不當曲為之說